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大全卷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禮記大全卷二十一

明 胡廣等 撰

喪大記第二十二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周官以喪禮哀死亡則喪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小大此篇所記以大者為主故名曰喪大記

疾病外内皆埽去聲君大夫徹縣玄士去上聲琴瑟寢東首去聲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音燭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

男子之手

病疾之甚也以賓客將來候問故埽潔所居之內外若君與大夫之病則徹去樂縣士則去琴瑟東首於北牖下者東首向生氣也按儀禮宮廟圖無北牖而西北隅謂之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名或者北牖指此乎古人病將死則廢牀而置病者於地以始生在地庶其生氣復反而得活及死則復舉尸而置之牀上手足為四體各一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男

女皆改服亦擬賔客之來也貴者朝服庶人深衣纊新綿也屬之口鼻觀其動否以驗氣之有無也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惡其褻也

金華應氏曰埽庭及堂正家之常道令於此又皆埽者肅外内以謹變致潔敬以謹終也樂縣琴瑟自其疾即不作則聲音固已久闕於耳矣徹而去之亦不欲接於目也○李氏曰東首所以歸魂于陽北牖下所以反鬼于陰使之各歸其真宅而已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以齊終也○馬氏曰君子於其生也欲内外之有別於其死也欲始終之不褻則男女之分明夫婦之化興昔者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論語亦云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則曾

子之死唯弟子與子侍側而已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諸侯與夫人皆有三寢君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夫人一正寢二小寢卒當於正處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者世婦乃國君之次婦其尊卑與命婦等故兼言之內子卿妻也下室燕處之所又燕寢亦曰下室也士之妻皆死于寢謂士與其妻故云皆也士

喪禮云死于適室此云寢寢室通名也臨川吳氏曰此記止是記君大夫士與其正妻死處不及其次妻世婦謂大夫之正妻非言諸侯次婦以其名稱與諸侯次婦同故注疏因而言其死處也天子適后之次稱夫人故諸侯以天子之次婦為適妻之稱諸侯適夫人之次稱世婦故大夫以諸侯之次婦為適妻之稱遞降一等也內子即大夫之正妻未受夫人所命則未可稱世婦故但稱內子內子蓋已命未命之通稱世婦亦內子也○嚴陵方氏曰路寢謂之路猶路車謂之路以大言之也適寢謂之適猶適子謂之適以正言之也言正則以別他下室及燕處也寢即正寢也士與其妻皆死于寢則以賤而無嫌故也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復始死升屋招魂也虞人掌林麓之官階梯也狄人樂吏之賤者死者封疆内若有林麓則使虞人設梯以升屋其官職卑下不合有林麓者則使狄人設之以其掌設簨簴或便於此 嚴陵方氏曰設階必以虞人者以階之材必取諸林麓而虞人則掌林麓之官也無林麓則無虞人故以樂吏之賤者代之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 衮 夫人以屈 闕 狄大夫以玄赬 赤貞反 世婦以襢 知彥反 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 彖 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 平聲 捲衣投于前司服受

之降自西北榮

小臣君之近臣也君以衮謂上公用衮服也循其等而用之則侯伯用鷩冕之服子男用毳冕之服上公之夫人用褘衣侯伯夫人用揄狄子男夫人用屈狄此言君以衮舉上以見下也夫人以屈狄舉下以知上也赬赤色玄赬玄衣纁裳也世婦大夫妻言世婦者大夫妻與世婦同用襢衣也褘衣而下六服說見前篇爵弁指爵弁服而言非用弁也六冕則以衣名

冠四弁則以冠名衣也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大夫以下但前簷後簷而已翼在屋之兩頭似翼故名屋翼也中屋當屋之中也㞐危立于高峻之處蓋屋之脊也三號者一號於上冀鬼自天而來一號於下冀鬼自地而來一號於中冀鬼自天地四方之間而來其辭則臯某復也臯長聲也三號畢乃捲斂此衣自前投而下司服者以篋受之復之小臣即自西北榮而下也

馬氏曰始死者人以不忍之心而望其重生求生者人以必還之理而欲

其不死故謂之復自君至於士自夫人至於士妻各以其祭服之至感者招之庶其神之衣是而來也中屋履危則求之上下之間北面三號則求諸幽陰之義及乎不知神之所在而卒不復也然後捲衣投于前而降焉蓋死矣滅矣不可以復生矣則自小斂以至於葬此所謂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也然則死者不可以復生萬物自然之理也於死而必為復既死而卒不能復聖人制此豈虛禮歟亦以謂禮義之經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孝子之情苟可以生死而骨肉者無不為已況於萬一有復生之道何憚而不設此禮哉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說見曾子問及雜記

復衣不以衣去聲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如占反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去聲復復而後行死事

士喪禮復衣初用以覆尸浴則去之此言不以衣尸謂不用以襲也以緆緣衣之下曰袡蓋嫁時盛服非事鬼神之衣故不用以復也嚴陵方氏曰稅與袡皆謂之緣衣或以復或以不復者蓋祭之緣衣則謂之稅嫁之緣衣則謂之袡此其所以異復各以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故也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啼者哀痛之甚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也兄弟情稍輕故哭有聲婦人之踊似雀之跳足不離地問喪篇云爵踊是也山陰陸氏曰主人啼而不哭兄弟哭而不踊婦人哭踊殺於上矣蓋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此言國君之喪正尸遷尸於牖下南首也姓猶生也

子姓子所生謂衆子孫也內命婦子婦世婦之屬姑姊妹君之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金華應氏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哀迫入雜事叢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雜亂者有倫矣主東賓西內外之大統也男主居東之上而內之家長雖若妣亦在其西則示一國一家之有主而內外族姓之尊卑戚有所統攝矣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

手承衾而哭

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謂初死時○

疏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位下故坐

者等其尊卑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賔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

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寄公諸侯失國而寄託隣國者也國賔他國來聘之

卿大夫也出出迎也爲君命出謂君有命及門則出

也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告也故不當斂時則亦出迎雜記云大夫至絶踊而拜之者亦謂斂後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插衽拊撫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徒跣者未著喪屨吉屨又不可著也扱衽者扱深衣前襟於帶也拊心擊心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拜

寄公國賔于位者寄公位在門西國賔位在門東主人於庭各向其位而拜之也士喪禮云賔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山陰陸氏曰迎逢也凡言迎先之也若逆彼來而後往焉大夫於君命言迎士於大夫言逆以此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

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於堂上也

小斂主人即位于户内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憑

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脫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側瓜反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上聲尸夷于堂降拜

檀弓云小斂于户内馮之踊者馮尸而踊也髦幼時翦髮為之年雖成人猶垂于兩邊若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沒不髦謂此也髽亦用麻如男子括髮以麻也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絰小斂畢即徹去先所設帷堂之帷諸侯大夫之禮賔出乃徹帷此言士禮耳夷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出户往陳于堂而孝

子男女親屬並扶捧之也降拜適子下堂而拜賓也長樂黄氏曰士喪禮小斂馮尸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主婦髽于室士喪禮記曰既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則小斂馮尸之後括髮免髽之時主人已絞帶衆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特主人未襲絰耳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句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泛拜衆賓於堂上

君謂遭喪之嗣君也寄公與國賓入弔固拜之矣其

於大夫士也卿大夫則拜之於位士則旁三拜而已旁謂不正向之也士有上中下三等故共三拜大夫士皆先君之臣俱當服斬令以小斂畢而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矣其於卿大夫之内子士之妻則亦拜之但内子與命婦則人人各拜之衆賓則士妻也汜拜之而已亦旁拜之比也

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問乃奠弔者襲

裹加武帶絰與主人拾其劫反踊

主人拜賓後即阼階下之位先拜賓時袒今拜畢乃掩襲其衣而加要帶首絰乃踊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諸侯禮故先襲絰乃踊也母喪降於父拜賓竟而即位以免代括髮之麻免而襲絰至大斂乃成踊也乃奠者謂小斂奠弔者小斂後來則掩襲裘上之裼衣加素弁於吉冠之武武冠下卷也帶絰者要帶首絰有朋友之恩則加帶與絰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

經而已拾踊更踊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去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去壺士代哭不以官

虞人主山澤之官出木為薪以供爨鼎蓋冬月恐漏水冰凍也角㪺水之斗狄人樂吏也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司馬自臨視其縣此漏器乃官代哭者未殯哭不絕聲為其不食疲倦故以漏器分時刻使官

屬以次依時相代而哭聲不絕也士代哭不以官者

親疎之屬與家人自相代也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

燭下一燭

疏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

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古者未有蠟燭呼火炬為燭

也

賓出徹帷

小斂畢即徹帷士禮也此君與大夫之禮小斂畢下階拜賔賔出乃徹帷也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向

婦人哭位本在西而東面今以奔喪者由外而來合居尸之西故退而近北以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

堂以內至房婦人之事堂以外至門男子之事非其所而哭非禮也此言小斂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賔之禮婦人於敵者固不下堂若君夫人來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於敵者之弔亦不出門若有君命而出迎亦不哭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賔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賔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催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境內則俟

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為後者不在謂以事故在外也此時若有喪事而弔賔及門其為後者是有爵之人則辭以攝主無爵不敢拜賔若此為後者是無爵之人則攝主代之拜賔可也出而在國境之内則俟其還乃殯葬若在境外則當殯即殯殯後又不得歸而及葬期則葬之可也無後不過已自絶嗣而已無主則闕於賔禮故可無後不可無主也嚴陵方氏曰有後無後存乎天有主無主存乎人存乎天者不可為也故

喪有無後者存乎人者可以為也故無無主者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内輯集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上聲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子兼適庶及世子也寢門殯宮門也輯斂也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拄杖而行至寢

門子與大夫并言者據禮大夫隨世子以入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輯杖也此言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故云門外杖門內輯若庶子之杖則不得持入寢門也夫人世婦居次在房內有王命至則世子去杖以尊王命也有隣國君之命則輯杖者下成君也聽卜卜葬卜日也有事於尸虞與卒哭及祔之祭也於大夫所則杖者諸大夫同在門外之位同是為君故並得以杖拄地而

行也山陰陸氏曰子夫人杖不言授嫌或使之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

大夫有君命此大夫指為後子而言世婦君之世婦也山陰陸氏曰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輯杖於此取中焉在去杖與杖之間為世婦之命授人杖不言使人執之卑也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

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如大夫謂去杖輯杖授人杖三者輕重之節也

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短而棄之於隱者

子凡庶子不獨言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即位避適子也哭殯則杖哀勝敬也哭柩啓後也輯杖敬勝哀也獨言大夫士者天子諸侯尊子不敢以杖入殯宫門故哭殯哭柩皆去杖也杖於喪服為重大祥棄

之必斷截使不堪他用而棄於幽隱之處不使人褻賤之也

始死遷尸于牀幠呼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先結反齒用角柶四綴拙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病困時遷尸于地冀其復生死則舉而置之牀上也幠覆也斂衾擬為大斂之衾也先時徹褻衣而加新衣以死令覆以衾而去此死時之新衣也楔拄也以角為柶長六寸兩頭屈曲為將含恐口閉故以柶拄

盖令開而受含也尸應著屨恐足辟戾故以燕几拘綴之令直也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主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内御者抗衾而浴

管人主館舍者汲汲水以供浴事也繘汲水缾上索也急遽不暇解脱此索但縈屈而執於手水從西階

升盡等而不上堂授與御者抗衾舉衾以蔽尸也此浴水用盆盛之乃用枓酌盆水以沃尸以絺為巾蘸水以去尸之垢拒拭也浴衣生時所用以浴者用之以拭尸令乾也如他日者如生時也爪足浴竟而翦尸足之爪甲也浴之餘水棄之坎中此坎是甸人取土為竈所掘之坎內御者婦人也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七何反）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為垼（役）于西牆下陶人出重（平聲）鬲（歷）管

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扶味反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乃亂反濯棹棄于坎

此言尸之沐差猶摩也謂淅粱或稷之瀋汁以沐髪也君與士同用粱者士卑不嫌於僭上也垼塊竈也將沐時甸人之官取西牆下之土為塊竈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縣重之罌瓦缾也受三升管人受沐汁於堂上之御者而下往西牆於垼竈鬲中煮之令

溫句人為竃畢即往取復者所徹正寢西北扉以爨竃煮沐汁謂正寢為廟神之也舊說扉是屋簷謂抽取屋西北之簷一說西北隅扉隱處之薪也用瓦盤以貯此汁也挋用巾以巾拭髮及面也爪手翦手之爪甲也濡煩撋其髮也濯不淨之汁也

君設大盤造七到反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步頂反瓦盤無冰設牀襢展第笫有枕含去聲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大盤造冰納冰於大盤中也夷盤小於大盤夷猶尸也併並也瓦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水也冰在下設牀於上襢單也去席而袒露笫簀尸在其上使寒氣得通免腐壞也含襲遷尸三節各自有牀此謂沐浴以後襲斂以前之事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暮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

筭

納財謂有司供納此米也鄭註財穀也謂米由穀出故言財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食之無筭者謂居喪不能頓食隨意欲食則食但朝暮不過此二溢之米也疏食粗飯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室老家臣之長子姓孫也衆士室老之下也士亦如

之謂士之喪亦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平聲不盥食於篹思管反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干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盛杯圩之器也篹竹筥也杯圩盛粥歠之以口故不用盥手飯在篹須手取而食之故當盥手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

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洛之

不與人樂之言不以酒肉與人共食為歡樂也與舊音預非。疏曰期喪三不食謂大夫士旁期之喪正服則二日不食見間傳臨川吳氏曰上言期之喪者謂不杖期下言父在為母為妻者謂杖期故不同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畀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一不食三月之喪也再不食五月之喪也故主舊君也大夫本稱主
不能食粥羮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不成喪謂不備居喪之禮節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
辟避
君食之食臣也大夫食之食士也父友父同志者此

並是尊者食卑者故雖粱肉不避酒醴見顏色故當

辭

小斂於户内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

席

簟席竹席也

小斂布絞交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

皆一衾十有九稱去聲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

中皆西領北上絞紟其鳩反不在列

此明小斂之衣衾絞既斂所用以束尸使堅實者從者在横者之上從者一幅横者三幅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便結束皆一者君大夫士皆一衾衾在絞之上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故十有九稱也袍夾衣衣裳單衣故註云單複具曰稱紟單被也不在列不在十九稱之數也

大斂布絞縮者三横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

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百）紟五幅無紞（都敢反）

此明大斂之事縮者三謂一幅直用裂其兩頭為三片也橫者五謂以布二幅分裂作六片而用五片橫於直者之下也紟一說在絞下用以舉尸一說在絞上未知孰是二衾者小斂一衾大斂又加一衾也如朝服其布如朝服十五升也絞一幅為三不辟者一幅兩頭分為三段而中不擘裂也紟五幅用以舉尸者

無紞謂被頭不用組紐之類為識別也又按士沐梁及陳衣與士喪禮不同舊說此為天子之士臨川吳氏曰絞一幅為三不辟者辟讀如闢闢開也葢小歛之絞縮一橫三者曰一曰三皆以布之全幅為數也大歛之絞縮三橫五者曰三曰五皆以布之小片為數也橫絞之五既是以兩幅之布通身裁開為六小片而用其五片矣縮絞之三亦是以一幅之布裁開其兩端為三但中間當腰處約計三分其長之一不翦破爾其橫縮之絞八片皆狹小故結束處不用更辟裂之也若小歛橫縮之絞是全幅之布則其末須是翦開為三方可結束也但其翦開處不甚長非如大歛之縮絞三分其長之二皆翦開也紟五幅者葢用布五幅聯合為一如今單布被歛衾直鋪布衾橫鋪歛時先緊捲布被以包裹歛衾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絞結

束畢然後結束橫紋之五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福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牒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小斂十九稱不悉著於身但取其方故有領在下者惟祭服尊故必領在上也君無襚謂悉用巳衣不用他人襚送者大夫士盡用巳衣然後用襚言祭服舉

尊美者言之也親戚所襚之衣雖受之而不以陳列複衣複衾衣衾之有綿纊者祭服無筭隨所有皆用無限數也褶衣褶衾衣衾之裌者君衣尚多故大斂用裌衣衾大夫士猶用小斂之複衣複衾也臨川吳氏曰君無襚者謂君之小斂但有已衣無襚衣雖有襚衣不以用也大夫士則先盡用自已之正服乃繼用他人之襚服親戚謂小功以下若大功以上之襚不將命自即陳于房中者用之以繼主人之正服而斂以下親戚之襚則須將命喪主但受之雖用以斂而未必盡用故不以即陳也

袍必有表不禪丹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袍衣之有著者乃褻衣也必須有禮服以表其外不可襌露衣與裳亦不可偏有如此乃成稱也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屈非列采不入絺綌紵宁不入

陳衣者實之篋自篋中取而陳之也取衣收取襚者所委之衣也不詘舒而不卷也非列采為間色雜色也斂尸者當暑亦用袍故絺綌與紵布皆不入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執小斂大斂之事者其事煩故必袒以取便遷尸入柩則其事易矣故不袒

君之喪大泰祝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

胥讀為祝者以胥是樂官不掌喪事也周禮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故知當為祝侍猶臨也臨川吳氏曰大胥非謂樂官之大胥按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衆祝之胥也大祝之爵為下大

夫喪祝之爵爲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雖身親涖事而各以其下之胥服勞侯國之祝雖非四命之下大夫三命之上士等而襄之其命數大祝當降國卿一等衆祝當降二等胥各四人當亦如王朝之數國君之斂大胥四人親斂衆胥二人佐之以足六人之數祝官臨檢記雖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蓋大祝也大夫之斂則大胥二人臨檢衆胥四人親斂士之斂則衆胥二人臨檢士之友四人自斂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疏曰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死時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去聲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

與其執事謂相助凡役也舊説謂與此死者平生共執事則不至褻惡死者故以之斂未知是否

君錦冒黼殺色介反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尺貞反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去聲猶冒也

冒者韜尸之二囊上曰質下曰殺先以殺韜足而上後

以質韜首而下君質用錦殺畫黼文故云錦冒黼殺也

其制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綴

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也上之質從

頭而下其長與手齊殺則自下而上其長三尺也小斂

有此冒故不用衾小斂以後則用夷衾覆之夷尸也裁

猶製也夷衾與質殺之制皆為覆冒尸形而作也舊說

夷衾亦上齊手下三尺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

君將大斂子弁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

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弁經素弁上加環經未成服故也序謂東序端序之南頭也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楹南近堂廉者父兄堂下北面謂諸父諸兄之不仕者以賤故在堂下外宗見雜記下小臣鋪席絞紟衾衣鋪于席上士商祝之屬也斂上即斂處也卒斂宰告太宰告孝子以斂畢也馮之踊者馮尸而起踊也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君釋菜禮門神也宰告亦告主人以斂畢也君撫之撫尸也主人拜稽顙謝君之恩禮也升主人馮之君使主人升堂馮尸也命亦君命之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其餘禮如鋪衣列位等事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此踊之節也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不在此節臨川吴氏曰踊之節君大夫士之禮皆同大斂當此之節則孝子必踊也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迭娣

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也大夫內命婦皆貴

故君自撫之以下則不撫也室老貴臣姪娣貴妾故

大夫撫之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各以女媵之

為娣姪以從大夫內子亦有姪娣姪者兄之子娣女

弟也娣尊姪卑士昏禮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娣猶

先媵士有娣媵則大夫有可知矣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

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

後

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子也尊者先馮卑者

後馮○疏曰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並不得馮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上聲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俱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

撫之者當尸之心胷處撫按之也執之者執持其衣馮之者身俯而馮之奉之者捧持其衣拘之者微牽引其衣皆於心胷之處不當君所者假令君已撫心則餘人馮者必少避之不敢當君所撫之處也馮尸

之際哀情切極故起必為踊以泄哀也臨川吳氏曰總言之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奉拘撫執五者之異撫在拘執之閒○山陰陸氏曰言執若不能捨也言奉若舅姑在焉拘之婦人從一若猶有所拘然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始占反枕去聲凷塊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展之

疏曰倚廬者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也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之也寢苫臥於苫也枕凷枕土塊也為廬宮之者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也襢

袒也其廬袒露不以帷幛之也

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宫之

注柱楣者先時倚木於牆以為廬葬後哀殺稍舉起其木拄之於楣以納日光略寛容也又於内用泥以塗之而免風寒不於顯者不塗廬外顯處也皆宫之不禮也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

疏曰既非喪主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為廬經雖云未

葬其實葬竟亦然也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避也

不言國事家事禮之經也既葬政入以下禮之權也弁絰帶謂素弁加環絰而帶則仍是要絰也大夫士弁絰則國君亦弁絰也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於糾反堊烏故反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内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堊室在中門外練後服漸輕可以謀國政謀家事也祥大祥也黝治堊室之地令黑堊塗堊室之壁令白皆稍致其飾也祥後中門外不哭故曰祥而外無哭者禫則門内亦不復哭故曰禫而内無哭者所以然者以樂作故也嚴陵方氏曰既練君謀國政異乎既葬之不言國事矣大夫士謀家事異

乎既葬之不言家事矣或言政或言事者主在上則曰政兼在下則曰事蓋潔其地使微青塗其牆使純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若既練所居之室以堊則以表哀素之心耳非致飾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從御鄭氏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杜說近是蓋復寢乃復其平時婦人當御之寢耳吉祭四時之常祭也禫祭後值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若禫祭不值當吉祭之月則踰月而吉祭乃復寢也孔氏以下文不御於内為證故從鄭說又按間傳言既

祥復寢者謂大祥後復殯宮之寢與此復寢異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

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喪父母謂婦人有父母之喪也既練而歸練後乃歸夫家也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為父後之兄弟皆期服九月者謂本是期服而降在大功者此皆哀殺故葬後即歸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言大夫士為國君喪之禮也此言公者家臣稱有地之大夫為公也有地大夫之喪其大夫與士治其采地者皆來奔喪大夫則俟小祥而反其所治士則待卒哭而反其所治也山陰陸氏曰言俟著哀之殺早矣據父母既練而歸曰既哀有餘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

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宫庶子為大夫士而遭父母之喪殯宫在適子家既練各歸其宫至月朔與死之日則往哭于宗子之家謂殯宫也諸父兄弟期服輕故卒哭即歸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疏曰喪卑故尊者不居其殯宫之次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為字並去聲

君於大夫及內命婦之喪而視其大斂常禮也若為之加恩賜則視其小斂也外命婦乃臣之妻其恩輕故君待其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後至也士雖卑亦宜有恩賜故亦視其大斂嚴陵方氏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速為敬故大斂而往者禮之常小斂而往者為之賜也

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疏曰諸妻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賜大斂若夫

人姪娣尊同世婦當賜小斂已上言君夫人視之皆有常禮而為之賜則加禮也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大夫士之喪君或以他故不及斂者則殯後亦往先

使告戒主人使知之主人具盛饌之奠身自出候於門外見君車前之馬首入立于門東北面巫本在君之前今巫止不入祝乃代巫先君而入君釋菜以禮門神之時祝先由東階以升負墉南面者在房戶之東背壁而向南也主人拜稽顙者以君之臨喪故於庭中北面拜而稽顙也君稱言者君舉其所來之言謂弔辭也祝相君之禮稱言畢而祝踊故君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也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若君所臨是大夫喪則踊畢即釋此殷奠于殯可也若是士喪則主人畢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于門謂君將去也君使人命其反而奠乃反奠奠畢主人又先俟于門外君去即拜以送也奠畢出俟大夫與士皆然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

往馬君弔則復殯服

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還著殯時未成服之服蓋苴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一則不敢謂君之弔後時又且以君來故新其禮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

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夫人弔則主婦為喪主故主婦之待夫人猶主人之待君也世子夫人之世子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如祝之道君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主人送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主人不當拜也金華應氏曰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既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往弔之然則弔內子士妻之禮亦在其中矣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阼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于下執妾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侍之世子視祝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于門外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

至門者為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于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仰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古之君臣猶一體也頭目手足疾痛慘楚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家也父兄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關視之如一體故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君或撫或踴真若吾手足之虧折焉視之如一家故君喪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士妻位乎西不翅父兄之痛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夫人視之世子視之真若子弟之失亡焉然諸婦之至君所惟喪祭為然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侯非問疾弔喪則不入諸臣之家夫人之行必與世子偕其動也不苟矣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隣

賔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為君故曰大夫君也言此大夫君之弔其臣喪也主人不迎于門外此君入而即堂下之位位在阼階下西向主人在其位之南而北面也此大夫君來弔之時若有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及命婦之命或隣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者此大夫君必代主人拜命及拜賔以喪用尊者主其禮故也然此君終不敢如國君專代為主必以主人在已

後待此君拜竟主人後拜也○石梁王氏曰後主人者巳在前拜使主人陪後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

前章既殯而君往是不見尸柩也乃視祝而踊此言見尸柩而后踊似與前文異舊說殯而未塗則踊塗後乃不踊未知是否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以君之來告於死者且以為榮也

君大棺八寸屬燭六寸椑併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君國君也大棺最在外屬在大棺之内椑又在屬之内是國君之棺三重也寸數以厚薄而言

君裏里棺用朱緑用雜金鐕兹甘反大夫裏棺用玄緑用牛骨鐕士不緑

疏曰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四方緑繒貼四角鐕釘也用金釘以琢朱緑著棺也大夫四面玄四

角綠士不綠者悉用玄也亦用大夫牛骨鐕○石梁王氏曰用牛骨爲釘不可從臨川吳氏曰按定本近是蓋裏棺兼用綠色無義疏說分二色貼四邊貼四隅亦無義且未詳何據若依定本以綠爲琢則朱玄句絶琢字屬下句士用玄裏棺與大夫同但不用釘琢之爲畏爾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蓋棺之蓋板也用漆謂以漆塗其合縫用衽處也衽束並說見檀弓

君大夫鬊舜爪實于緑角中士埋之

鬊亂髮也爪手足之爪甲也生時積而不棄今死為小囊盛之而實于棺内之四隅故讀緑為角四角之處也士則以物盛而埋之耳

君殯用輴春欑才冠反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燾欑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君諸侯也輴盛柩之車也殯時以柩置輴上欑猶叢也叢木于輴之四面至于棺上畢盡也以泥盡塗之

此欑木似屋形故曰畢塗屋也大夫之殯不用輴其
棺一面貼西序之壁而欑其三面上不為屋形但以
棺衣覆之幬覆也故言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也
塗不暨于棺者天子諸侯之欑木廣而去棺遠大夫
欑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僅不及于棺而已士殯掘
肂以容棺肂即坎也棺在肂中不沒其蓋縫用衽處
猶在外而可見其衽以上亦用木覆而塗之帷幃也
貴賤皆有帷故帷朝夕之哭乃褰舉其帷耳所以帷

者鬼神尚幽闇故也此章以檀弓參之制度不同

熬君四種(上聲)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熬以火煬穀令熟也熟則香置之棺旁使蚍蜉聞香而來食免侵尸也四種黍稷稻粱也每種二筐三種黍稷粱二種黍稷也加魚與腊筐同異未聞○石梁王氏曰棺旁用熬穀加魚腊不可從

飾棺君龍帷三池

疏曰君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為之王侯皆畫為龍故云君龍帷也池者織竹為籠衣以青布挂於柳上荒邊爪端象宮室承霤天子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後故三池也

振容

振容者振動容飾也以青黄之繒長丈餘如幡畫為雉懸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也

黼荒火三列黻三列

荒蒙也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黒斧文故云黼荒荒之中央又畫為火三行故云火三列又畫兩已相背為三行故云黻三列

素錦褚加偽荒

素錦白錦也褚屋也荒下用白錦為屋象宫室也加帷荒者帷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

纁紐六

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帛為紐連之兩旁各三凡六也

齊如字五采五貝

齊者臍之義以當中而言謂鼈甲上當中形圓如車之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五貝者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

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

翣形似扇木為之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二畫黼

二畫黻二畫雲氣六翣之兩角皆戴圭玉也

魚躍拂池

以銅魚懸於池之下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於池魚在振

容間也

君纁戴六

戴猶值也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棺之横束有三每

一束兩邊各屈皮為紐三束則六紐今穿纁戴於紐

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

纁披去聲六

亦用絳帛為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不傾覆也已上並孔說

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而追反

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

畫帷畫爲雲氣也二池一云兩邊各一一云前後各

一畫荒亦畫爲雲氣也齊三采絳黄黑也皆戴綏者

用五采羽作緌綴翣之兩角也披亦如之謂色及數

悉與戴同也

士布帷布荒一池揄〈揺〉絞〈交〉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

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布帷布荒皆白布不畫也一池在前揄揺翟也雉類

青質五色紋青黄之繒也畫翟於紋繒在池上戴當棺束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二用緇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若通兩邊言之亦四披也山陰陸氏曰天子八翣皆戴璧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戴玉者必戴綏戴綏者未必戴玉綏旐也

君葬用輴春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船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船車二綍無碑比畢出宫御棺用功布

此章二輴字一國字註皆讀為輇船音然以檀弓諸侯輴而設幬言之則諸侯殯得用輴豈葬不得用輴乎今讀大夫葬用輴與國字並作船音君葬用輴音春〇天子之窆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謂之桓楹碑綍詳見檀弓御棺羽葆並見雜記功布大功之布也輇車雜記作輲字

凡封（窆）用綍去碑負引（去聲）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緘）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三封字皆讀爲窆窆謂下棺也○疏曰下棺時將繂一頭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繂去碑負引也以衡謂下棺時別以大木爲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以緘者以繂直繫棺束之緘而下也命毋譁戒止其諠譁也以鼓封擊鼓爲負引者縱捨之節也命毋哭戒止哭聲也士則衆哭者自相止而已

君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

天子栢椁故諸侯以松大夫同於天子者卑遠不嫌僭也

棺椁之間君容柷昌六反大夫容壺士容甒武

柷樂器形如桶壷漏水之器一説壺甒皆盛酒之器

此言闊狹之度古者棺外椁内皆有藏器也嚴陵方氏曰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知君必以柷則與狄人設階同義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疏曰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不録

禮記大全卷二十一

禮記大全卷二十二

明　胡廣等　撰

祭法第二十三

吳興沈氏曰祭法自燔柴於泰壇祭天也以至終篇即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義疏也上只添禘郊祖廟一段

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息列反

國語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石梁王氏曰此四代禘郊祖宗諸經無所見多有可疑雜以緯書愈紛錯矣○劉氏曰虞夏殷周皆出黄帝黄帝之曾孫曰帝嚳堯則帝嚳之子也黄帝至舜九世至禹五世以世次言堯禹兄弟也按詩傳姜嫄生棄為后稷簡狄生契為司徒稷契皆堯之弟契至

冥六世至湯十四世后稷至公劉四世至大王十三世四代禘郊祖宗之説鄭氏謂經文差互今以成周之禮例而推之有天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則虞夏皆當以顓頊為始祖而禘黄帝於顓頊之廟祭天於郊則皆當以顓頊配也殷當以契為始祖而禘帝嚳於契廟郊則當以契配也至於祖有功而宗有德則舜之曾祖句芒嘗有功可以為祖今既不祖

之矣瞽瞍頑而無德非所得而宗者故當祖嚳而宗堯也葢舜受天下於堯堯受之於嚳故堯授舜而舜受終于文祖蘇氏謂即嚳廟也舜授禹禹受命于神宗即堯廟也即是可以知虞不祖句芒而祖嚳不宗瞽瞍而宗堯也明矣先儒謂配天必以始祖配帝必以父以此宗字即為宗祀明堂之宗故疑舜當宗瞽瞍不當宗堯竊意五帝官天下自虞以上祖功宗德當如鄭註尚德之說三王家天下則自當祖宗所親

然鯀嘗治水而殛死有以死勤事之功非瞽瞍比也故當為祖但亦不當郊耳冥亦然由是論之則經文當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頊頊祖嚳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頊頊祖鯀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契祖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如此則庶乎其無疑矣大抵祖功宗德之宗與宗祀明堂之宗不同祖其有功者宗其有德者百世不遷之廟也宗祀父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一世而一易不計其功

德之有無也有虞氏宗祀之禮未聞借使有之則宗祀瞽瞍以配帝自與宗堯之廟不相妨但虞不傳子亦無百世不遷之義耳○今按以此章之宗為宗其有德者自無可疑但殷有三宗不惟言宗湯則未能究其說也馬氏曰禘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禘郊者郊天於圜丘之郊祖者所以祖有功宗者所以宗有德先王四時之祭則有常禮以常禮為未足以極其追遠之意而又為禘以祭則及其所出之祖先王宗廟之制則有常數以常數為未足盡祭享之意而又立廟以尊之則及於所祖宗之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傳考之虞夏者黄帝之所自出也故虞夏禘黄帝商周者嚳之所自出

故商周禘帝嚳

燔(煩)柴於泰壇祭天也瘞(於滯反)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燔燎也積柴於壇上加牲玉於柴上乃燎之使氣達於天此祭天之禮也泰壇即圜丘泰者尊之之辭瘞埋牲幣祭地之禮也泰折即方丘折如磬折折旋之義喻方也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此并言騂犢者以周人尚赤而所謂陰祀者或是他祀歟 馬氏曰燔

柴於泰壇所謂祭天於地上圜丘瘞埋於泰折所謂祭地於澤中方丘謂之圜丘方丘以其出於自然也謂之泰壇泰折以其出於人力也折旋中矩矩方也泰折即所謂方丘言燔柴於泰壇則知瘞埋於泰折者故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祖近迎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如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現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泰昭壇名也祭時祭四時也相近當為祖迎字之誤也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逭之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則送之亦必有其禮也坎以祭寒壇以祭暑亡其地謂見削奪也。方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宮日出於晝月出於夜則夜為月之時而明乃其用也故祭月之坎曰夜明幽以言其隱而小也揚子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故祭星之所則

謂之幽宗焉吁而求雨之謂雩主祭旱言之耳兼祭水者兩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幽雩皆謂之宗者宗之為言尊也書曰禋于六宗詩曰靡神不宗無所不用其尊之謂也泰壇泰折不謂之宗者天地之大不嫌於不尊也四方百物之神也方有四而位則八若乾位西北艮位東北坎位正北震位正東皆陽也坤西南巽東南離正南兌正西皆陰也故有坎有壇而各以四焉延平周氏曰月為陰而盛於夜故曰夜明於星謂之幽者以對月而言則月為明而

星為幽也水旱必謂之雩者以祭旱為主蓋陰中之陽升則為雨故雩祭所以助達陰中之陽者也四坎壇祭四方豈䄍之祭四方百物之神若先嗇之類則祭於壇若水庸之類則祭於坎歟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平聲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五代唐虞三代也加顓頊帝嚳為七代舊說五代始黄帝然未聞黄帝禘郊祖宗之制恐未然○方氏曰人物之生數有長短分有小大莫不受制於天地故

大凡生者曰命及其死也物謂之折言其有所毁也人謂之鬼言其有所歸也不變者不改所命之名也更立者更立所祭之人也名既當於實故無事乎變人既異於世故必更而立焉名之不變止自堯而下者蓋法成於堯而已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容有變更也更立不及於黄帝者七代同出於黄帝而已黄帝垂統於上七代更立於下故也其餘不變者謂禘郊祖宗之外不變也若天地日月之類其庸可變乎

長樂陳氏曰五代所不變者命與折鬼之名也七代所更立者郊禘祖宗之祭也名生於事之實祭出於人之情黃帝而上事有其實而未必有其名故黃帝正名百物以至堯也舜也夏也殷也周也於其三者之名當同之而不變此所謂五代所不變也伏羲而上有其情而未備其祭故伏羲佃漁以備其祭至於黃帝也神農也堯也舜也夏也殷也周也於其所祭之人有所更立此謂七代更立者也然名則起於黃帝而近祭則起於伏羲而遠者何也蓋事之實漸文於後世而人之情固隆於上世此名與祭所以遠近之不同耳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

方氏曰分地建國置都立邑所以尊賢也設廟祧壇墠而祭之所以親親也親親不可以無殺故為親疎之數焉尊賢不可以無等故為多少之數焉有昭穆有祖有考親疎之數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二多少之數也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

去墠曰鬼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也一壇一墠者七廟之外又立壇墠各一起土為壇除地曰墠也考廟父廟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祖考始祖也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曽祖禰以親故此五廟皆每月一祭也遠廟為祧言三昭三穆之當迭遷者其主藏於二祧也古者祧主藏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昭之遷主皆藏文王之廟穆之遷主皆藏武王之

廟也此不在月祭之例但得四時祭之耳故云享嘗乃止去祧爲壇者言世數遠不得於祧處受祭故云去祧也祭之則爲壇其又遠者亦不得於壇受祭故云去壇也祭之則爲墠然此壇墠者必須有祈禱之事則行此祭無祈禱則止終不祭之也去墠則又遠矣雖有祈禱亦不及之故泛然名之曰鬼而已。今按此章曰王立七廟而以文武不遷之廟爲二祧以足其數則其實五廟而已若商有三宗則爲四廟乎

壇墠之主藏於祧而祭於壇墠猶之可也直謂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則大祫升毁廟之文何用乎又宗廟之制先儒講之甚詳未有舉壇墠為言者周公三壇同墠非此義也又諸儒以周之七廟始於共王之時夫以周公制作如此其盛而宗廟之制顧乃下同列國吾知其必不然矣然則朱子然劉歆之說豈無見乎鄭註此章謂祫乃祭之蓋亦覺記者之失矣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

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

諸侯太祖之廟始封之君也月祭三廟下於天子也顯考祖考四時之祭而已去祖為壇者高祖之父雖遷主寄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祈禱則去太祖之廟而受祭於壇也去壇而受祭於墠則高祖之祖也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

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大夫三廟有廟而無主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故有禱則祭於壇而已然墠輕於壇今二壇而無墠者以太祖雖無廟猶重之也去壇為鬼謂高祖若在遷去之數則亦不得受祭於壇祈禱亦不得及也

適的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

立二廟

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

官師者諸侯之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者得立一廟祖禰共之曾祖以上若有所禱則就廟薦之而已以其無壇也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庶士府史之屬死曰鬼者謂雖無廟亦得薦之於寢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馬氏曰分地建國置都立邑雖其地之大小不同要之不

出於孝饗而已說者以為七廟之中祧廟二則為文武之廟其說非也遠廟為祧而二祧之廟止於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亦非先王所以尊祖宗之意也祧者有去之意說者以為從兆者則以禮示之如孟子所謂為之兆而有始之意也親盡而服窮祧所以去之以有可毀之理而毀之不可以無漸故去祧為壇去壇為墠二祧廟享嘗乃止則有常禮也至於壇墠無禱乃止則無常禮也去墠為鬼則與庶人同凡此者皆先王親親之殺也天子之廟其常數止於七而其功德之大則數有加焉至諸侯止五廟而已雖有功德而數不增雖無功德而數不減先王之禮如此也王制所謂太祖則無可毀之理此天子諸侯大夫之廟而曰去祖為壇則祖有可毀之理何也蓋祭法為無功德者言之王制為有功德者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疏曰太社在庫門之内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置社者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羣聚而居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為衆特置故曰置社○方氏曰王有天下故曰羣姓諸侯有一國故曰百姓而

已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亦此之意馬氏曰社者土神而有生
物之功故王諸侯大夫立社皆所以教民美報而有
反本復始之意也王謂之王社諸侯有君之道謂之
國社謂之侯社至於大夫以下皆北面之臣則謂之
置社　長樂陳氏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
人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
國社一國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喪國之社
屋之失國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為大此孟子所謂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喪國之社天子所以為
戒則又次於王社矣以言安不可以忘危也書曰夏
社禮與春秋曰亳社皆以為戒而已然則諸侯有國
社侯社與春秋之亳社亦三社矣天子之社在雉門
之右而綿詩曰乃立應門繼之曰乃立冢土冢土社
也則諸侯之社亦在門內也天子之牲太牢則諸侯
當用少牢若郊特牲曰社事單出里丘乘供粢盛此

大夫以下之社也社稷之重於古也如此而孟子曰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夫水旱者天事也人事不勝故天變見於時而社稷土示也豈其罪哉然則謂之變者猶曰以變置諸侯爾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司命見周禮中霤門行戶竈見月令泰厲古帝王之

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左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以其無所歸或為人害故祀之又按五祀之文散見經傳者非一此言七祀三祀二祀一祀之說殊為可疑曲禮大夫祭五祀註言殷禮王制大夫祭五祀註謂有地之大夫皆未可詳

馬氏曰聖足以饗帝孝足以饗親至於七祀之微有所不廢者所謂禮猶體之意也命降於五祀謂之制度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故王立七祀則諸侯立五大夫三士庶人一皆以其制度之所自出也命者所以司其生厲者所以司其過以至於出入起居飲食之際莫不有神以司之凡有形有氣者皆不能逃

於此此其所以户竈門行之間一皆有以祭之也七祀之祭莫不各以其時各以其儀月令所載是也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方氏曰玄孫之子為來者以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以尊祭卑故曰下祭○石梁王氏曰庶殤全不祭恐非金華應氏曰祭殤之數尊者所及遠卑者所及近澤有厚薄則禮有隆殺也德厚者流光既上及其祖又下及其殤祭及於五所祭者遠也祭止於適所重者正統也不混殺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此五者所當祭祀也下文可見

嚴陵方氏曰聖王者言其有德又有位也有德而無其位有位而無其德皆不可制祭祀既曰祭又曰祀者蓋祭者祀之事祀者祭之道聖王之制祭祀豈徒事其末為哉故下皆言祀而不言祭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施則所以陳之也勤故能免乎難定故能止乎一事欲免乎難而已故於事曰勤國欲止乎一而已故於國曰定言以死勤事則不敢偷生以勞定國則不敢自逸菑在天也可禦而已患在人也故可亢焉有一于此則皆在所祀也故每以祀言之聖王之制祭祀凡以有功烈於民而已故以法施於民為首有民必有事故以死勤事繼之民者國之本也事者國之治也故以以勞定國繼之國有民事為有常菑患為有變故以禦大菑捍大患繼之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

厲山氏一云烈山氏炎帝神農也其後世子孫有名柱者能殖百穀作農官因名農見國語弃見舜典稷穀神也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共

恭

左傳言共工氏以水紀官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社土神也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

序星辰知推步之法也著衆謂使民占星象而知休
作之候也
堯能賞句均刑法句以義終
能賞當其功也均刑法當其罪也以義終禪位得人
也
舜勤衆事而野死
巡守而崩也○石梁王氏曰舜死蒼梧之説不可信
鄭氏謂因征有苗尤不可信

鯀鄣章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

鄣壅塞之也修者繼其事而改正之○石梁王氏曰祀禹非祀鯀也

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㭍財顓頊能修之

正名百物者立定百物之名也明民使民不惑也共財供給公上之賦斂也

契為司徒而民成

司徒教官之長民成化民成俗也

冥勤其官而水死

冥即玄冥也月令冬之神水死未聞

湯以寛治民而除其虐

書曰克寛克仁又言代虐以寛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上聲民之菑災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陳氏曰自農弃至堯自黄帝至契法施於民者也舜

鯀與冥以死勤事者也禹修鯀功以勞定國者也湯

除其虐文武之去民菑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嚴陵方氏曰言日月星辰而不言天言山林川谷丘陵而不言地者以天地之功至大祀典所不得而言故也

祭義第二十四嚴陵方氏曰陳乎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君子之於祭豈徒拘法之末為哉亦以其有義存焉爾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非謂是歟此篇言祭則以義為主故以是名之若冠昏射燕聘與鄉飲酒皆言義者亦此意

祭不欲數（朔）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禴）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初亮切）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禴）有樂而嘗無樂

王制言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註云夏殷之祭名周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也郊特牲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禘讀爲禴然則此章二禘字

亦皆當讀為禴也但祭統言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與那詩言庸鼓有斁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是殷周秋冬之祭不可言無樂也此與郊特牲皆云無樂未詳○鄭氏曰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方氏曰於雨露言春則知霜露之為秋矣霜露言非其寒則雨露為非其溫之謂矣雨露言如將見之則霜為如將失之矣蓋春夏所以迎其來秋冬所以送其往也 毗陵慕容氏曰數則煩為無敬怠則

忘為無愛愛敬忘於中動而偽為無所不至矣先王以愛敬出於誠心非可以偽為也故因天道之自然而行禘嘗之禮疏數之宜非出於人為故能盡祭之義

○延平黃氏曰雨露既濡則萬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感陰以死萬物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來矣故樂以迎之萬物以死之時君子不敢致生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孝子之祭有送往之哀而不及樂是謂弗仁有迎來之樂而不及哀是謂弗智

致齊齋於內散上聲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反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去聲齊者

五其字及下文所為皆指親而言○疏曰先思其粗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嚴陵方氏曰齊於內所以慎其心齊於外所以防其物散齊若所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齊三日則致齊而已必致齊然後見其所為齊者思之至故也○毗陵慕容氏曰心之官曰思思有所至則無所不達天不以欲惡哀樂二其心而致一於其所祭故無形之中視有所見無聲之中聽有所聞皆其思之所能達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齊之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言思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

祭之日入室僾愛然必有見現乎其位周還旋出戶肅

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若代反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入室入廟室也僾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間或自戶内而出也肅然儆惕之皃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愾然太息之聲也張子曰僾然見乎其位愾然聞乎其歎息齋之至則祭之日自然如此○馬氏曰入廟而升堂則僾然見乎其位薦腥而出戶則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已薦出戶而聽則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祭之序也僾然言其皃肅然言其容愾然言其氣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去聲）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致愛極其愛親之心也致慤極其敬親之誠也存以上文三者不忘而言著以上文見乎其位以下三者而言不能敬則養與享祇以辱親而已　嚴陵方氏曰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顔之際也聲不絶乎耳常若聽命之際也愛言思念之思慤言想見之誠致其愛矣親雖亡而猶存致其慤矣神雖微而猶著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非謂是歟○慶源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

之行莫大於孝乃人之心也先王能存其心故父母之容色自不忘於目父母之聲音自不絕於耳父母之心志嗜欲自不忘乎心此固非勉強矯拂之所能然也亦致吾心之愛與敬而已故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愛則心也故曰存慤則誠也故曰著存雖若存於內著雖若著於外然誠不可以內外言故終之以著存不忘於心著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安得不敬乎又曰一息不敬則絶于理絶于理則辱其親矣故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是乃思終身弗辱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非不祥

言非以死為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此日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也不敢盡其私此私字如不有私財之私言不敢盡心於己之私事也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去聲)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去聲)君命婦相夫人齊齊(如字)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臨尸不怍則其鄉親之心致愛致慤可知矣奠盎設

盎齊之奠也齊齊整肅之皃愉愉其忠有和順之實也勿勿猶切切也諸語辭猶然也石林葉氏曰聖人具天道其德同乎帝故饗帝帝必有天也孝子具人道其仁篤於親故饗親親必有祖也推其祖以配天推其親以配上帝亦孝子之事離而言之則異故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志之所鄉然後能饗故聖人推其尊尊之義以向乎天孝子推其親親之仁以向乎親○江陵項氏曰以人而交於神非惻怛純至與之俱化者不能達也故曰唯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饗親仁人之心與天地為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為一人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

文王與平聲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洛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

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光明開發之時也詩本謂宣王永懷文王武王之功烈此借以喻文王念

父母之勤耳文王之詩言此詩足以咏文王也饗之必樂迎其來也已至而禮畢則往矣故哀也嚴陵方氏曰事死如事生所謂祭如在也思死如不欲生所謂至痛極也忌日必哀所謂有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心瞿也明發者自夜至光明開發時也祭之明日猶且如此而况祭之正日乎於將祭而齊焉則逆思其所以去故曰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者以其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故也饗之必樂則樂致其來已至必哀則哀思其去前經言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正謂是矣○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生事之以禮故事之之日喜與懼半所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也死祭之以禮故祭之之日樂與哀半所謂享之必樂已至必哀是也已至必哀原其始也哀以送往要其終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促以數朔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上聲漆漆切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晃惚忽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去聲也

嘗秋祭也奉薦而進進於尸也親身自執事也慤專

謹貌趨趨讀爲促促行步迫狹也數舉足頻也皆不事威儀之貌子貢待祭畢以夫子所嘗言者爲問蓋怪其今所行與昔所言異也夫子言濟濟者衆盛之容也遠也言非所以接親親也漆漆者專致之容也自反猶言自修整也若及也容之疏遠及容之自反者夫何能交及於神明乎我之自祭何可有濟濟漆漆乎言以誠慤爲貴也若言天子諸侯之祭尸初在室後出在堂更反入而設饋作樂既成主人薦其饋

食之豆與牲體之俎先時則致敬以交於神明至此則序禮樂備百官獻酬往復凡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尚而致其濟濟漆漆之容當此之際何能有思念慌惚交神之心乎各有所當言各有所主謂濟濟漆漆乃宗廟中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主人之事親宜慤而趨數也延平周氏曰濟濟之容遠也而漆漆之容自反也遠而自反非主祭容特其助祭者之容耳故孔子之言祭則濟濟漆漆而親奉祭則慤而趨數者蓋言之各有所當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畢時具物不可以不備

虛中以治之

比時及時也謂當行禮之時具物陳設器饌之屬虛中清明在躬心無雜念也

慶源輔氏曰事不可以不豫慮物不可以不先備及祭則虛中以治之耳一有不豫一有不備則有以動吾之心虧吾之誠非與神明交之道也

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平聲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平聲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

饗之孝子之志也

洞洞屬屬見禮器兩言奉承而進之上謂主人下謂助祭者諭其志意祝以孝告也延平周氏曰洞洞言其幽深屬屬言其聯續備其百官者言助祭之百官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盡其慤而為慤盡其信而為信盡其敬而為敬言無

一毫之不致其極也禮有常經不可以私意為隆殺故曰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之間其敬心之所存如親聆父母之命而若有使之者亦前章著存之意

嚴陵方氏曰盡其慤所謂慤善不違身也盡其信所謂致其誠信也盡其敬所謂與其忠敬也盡其禮謂祭之以禮也不過則當其事不失則得其道○石林葉氏曰慤者信之始信者慤之著敬者禮之質禮者敬之文四者於祭祀無不盡而獨於禮不敢過失者明其誠謹與物為稱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

如字之色不絶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傲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方氏曰孝子之祭可知者言觀其祭可以知其心也立之者方待事而立也進之者既從事而進也薦之者奉物而薦也退而立者進而復退也已徹而退者既薦而後徹也蓋退而立則少退而已已徹而退則於是乎退焉此其所以異也立之敬以詘則身之屈

而為之變焉故立而不詘固也進之敬以愉則色之愉而致其親焉故進而不愉疏也薦之敬以欲則心之欲而冀其享焉故薦而不欲不愛也退而立如將受命則順聽而無所忽焉故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絶於面則慎終如始矣故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毗陵慕容氏曰君子以所性為本故能達而為容貌敬齊之色不絶於面有本者如是也今無焉是忘其本也心勿忘則有本本存則有其容矣此表裏之符也觀其容如此則知非有本者故曰如是而祭失之矣由前而祭則可知其心以循其本故也由

後而祭則失之以喪其本故也君子務本所謂本者孝而已故其言必本於孝子○山陰陸氏曰立而不詘以其恃親是故謂之固進而不愉以其憚親是故謂之疏薦而不欲若不得已而後薦也不愛莫大於是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凡祭以齊為本方祭嫌於不愉祭已嫌於不齊已徹而忘之是之謂忘本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上聲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

故嚴威儼恪使人望而畏之是成人之道非孝子之道也山陰陸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根於心其發見於外如此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言敬故曰愛敬盡於事親○延平周氏曰如執玉言其恭如奉盈言其慎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去聲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去聲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

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應氏曰仁以事親而廣其愛極其至則王者以德行
仁之心也義以從兄而順其序極其至則霸者以禮
明義之舉也孝弟之根本立乎一家王霸之功業周
乎天下雖未能盡王霸之能事而亦近之矣天子至
尊内雖致睦於兄弟而族人不敢以長幼齒之故所
尊者惟父而諸侯特言有兄道渾全無跡德純實有
方蓋以人行道而有得於身也故曰近之矣○石梁

王氏曰王孝霸弟此非孔子之言○劉氏曰道之理一而德之分殊人之有德者未必皆能盡道之大全也然曰有德則亦違道不遠矣此德之所以近道也

嚴陵方氏曰先言治天下後言定天下者治之然後定也德未足以盡道也近於道而已凡列於爵者皆謂之貴貴不必皆君也貴在外者也先德而後貴以內外為之序也先老而後長先長而後幼則以尊卑小大為之序也貴有位而已老有年而已不必皆有德則長也幼也又可知矣故於德特言有焉於長曰敬於幼曰慈者蓋敬存乎禮慈存乎仁而已至於貴則不止於是而已○慶源輔氏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定天下也君臣父子兄弟人倫之大者而道又人倫之總也故先曰貴有德先王之治

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矣刑名法數有不與焉然其所謂道者亦豈清虛寂滅之謂乎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措

此言愛敬二道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君自愛其親以教民睦則民皆貴於有親君自敬其長以教民順則民皆貴於用上命愛敬盡於事親事長而德教加於百姓舉而措之而已 石林葉氏曰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推之則有殺故

以愛親為始君子無不敬也自長而推之則有等故以敬長為始始乎親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敦愛而相顧也故曰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始乎長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上者莫不用命而相尊也故曰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親親長長君子所自立而效至於天下平故曰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吉凶異道不得相干　慶源輔氏曰人君郊天而人之有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下文言祭廟則卿大夫皆序從執事非人君誠敬之至安能如是哉然則在我者雖敬而在人者弗肅猶非敬之至也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去聲既入廟門麗于

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圭取膟律膋刀凋反乃退爓徐廉反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祭之日謂祭宗廟之日也父為昭子為穆穆答君言君牽牲之時子姓對君共牽也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以次序在牲之後故云序從也麗牲之碑在廟之中庭麗猶繫也謂以牽牲之紖繫于碑之孔也袒衣示有事也將殺牲則先取耳旁毛以薦神毛以告全耳以主聽欲神聽之也以耳毛為上故云尚耳也鸞刀

膟膋並見前篇乃退謂薦毛血膟膋畢而暫退也爓祭祭湯中所爓之肉也祭腥祭生肉也爓腥之祭畢則禮終而退矣此皆敬心之極至也延平周氏曰以君之尊而牽牲以子姓之親而答君可謂敬之至也○石林葉氏曰牽牲而入廟門麗于碑所謂納牲詔於庭也毛牛尚耳者所謂升首於室也封取膟膋以合羶薌所謂奥陽達于牆屋也祭爓腥而退所謂至敬而不享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暗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郊以

報天而日以主神制禮之意深遠矣 方氏曰郊雖以報天然天則尊而無為可祀之以其道不可主之以其事故止以日為之主焉猶之王燕飲則主之以大夫王嫁女則主之以諸侯而已有其祀必有其配故又配以月也猶祭社則配以勾龍祭稷則配以周棄焉闇者日既沒而黒夏尚黒故祭其闇陽者日方中而白殷尚白故祭其陽也日初出而赤將落亦赤周尚赤故祭以朝及闇及者未至於闇蓋日將落時

也祭日謂祭之日也長樂劉氏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者天之為德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之也其可見者日與月爾故尊之以次于天以為三辰之主而以月配焉○清江劉氏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言周人尚赤日出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故季氏祭仲由為宰晏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禮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如字以致天下之和

終始相巡止是終始往來周回不息之義不必讀為

沿也○方氏曰壇之形則圓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虧而盈也坎之形則虛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也壇高而顯坎深而隱一顯一隱所以别陰陽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上下東動而出西静而入出則在外入則反内故東西所以别陰陽之外内東為陽中西為陰中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陰陽之位别幽明之道然後能制上下之分别外内之所然後能端陰陽之位言之序所以如此且壇

坎者人為之形東西者天然之方出於人為故言制出於天然也故言以端其位而已日出於東言其象出於天地之東也月生於西言其明生於輪郭之西也此又復明祭日月於東西之意也日言出於東則知為入於西堯典於東曰寅賓出日於西曰寅餞納日者以此月言生於西則知為死於東揚雄言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者以此日之出入也歷朝夕晝夜而成一日月之死生也歷晦朔弦望而

成一月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陰陽之義配焉陽道常饒陰道常之故運而為氣賦而為形凡屬乎陽者皆長屬乎陰者皆短一長一短終則有始相巡而未嘗相絶故足以致天下之和者陰陽相濟之效也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同而已又何以致和乎

毗陵慕容氏曰日以陽而位乎東東者陽之所也故曰日出乎東月以陰而迎日載魄於西而生焉故曰月生乎西日無待而明故謂之出出言無所因而特出也月有待而後明故謂之生生言無所因則不能生也生有漸而進之義

書曰哉生魄哉生明與此同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上聲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居衣反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疏曰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致物用以立民紀者民豐於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可以立人紀也奇謂奇異邪謂邪惡皆據異行之人言用此五事為

治假令有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應氏曰致者推致其極也致反始所以極吾心報本之誠致鬼神所以極鬼神尊嚴之理○毗陵慕容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報天尊祖所以致反始也齊明盛服致誠慎獨必用其極所以致鬼神百物利用所以養人者不侈於有餘不屈於不足懋遷斂散各適其平所謂致和用也物各有用用得其節所謂和用禮以節度民知止足於分界則有紀而不亂所謂維民者悉矣辨下上明尊卑定名分别嫌疑所謂致義也義明而不可犯則民志定故無悖逆之事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陳氏曰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方氏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必合鬼與神然後足以為教之至中庸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此皆教之至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_{去聲}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_{熏}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朱子曰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又曰昭明是光耀底焄蒿是衮然底悽愴是凜然底又曰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又曰焄蒿是鬼神精氣交感處_{慶源輔氏曰神以伸為義則}

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以歸為義則魄也者鬼之盛也合而言之則鬼與神一也故聖人合之以制祭祀之禮而事之其為教也至矣魂生於氣魄生於體氣無不之故曰遊魂體則斃於下而已故曰體魄則降人亦一物也昭明焄蒿悽愴言氣之發揚如此

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因其精靈之不可掩者制為尊極之稱而顯然命之曰鬼神以為天下之法則故民知所畏而無敢慢知所服而無敢違　方氏曰極之為言至也名曰鬼神

則尊敬之至不可以復加是其所以制為之極也且鬼神本無名也其名則人命之爾鬼神至幽不可測也命之以名則明而可測矣然後人得而則之故曰以為黔首則是乃所以為教之至也○馮氏曰秦稱民為黔首夫子時未然也顯是後儒竄入　延平周氏曰氣者所以歸乎天魄者所以降于地為神者蓋有魄也然魄非神之盛也為鬼者蓋有氣也然氣非鬼之盛也神譬則天道而鬼譬則人道而已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鬼神之為德能使人齊明盛服而洋洋乎如在其上與其左右則人之所以有愧於屋漏而為之慎獨者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鬼神之為教同於

禮樂而禮樂之教有所不至則鬼神又有以助之也精魄為物故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者此百物之精也神魂為變故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者此神之著也昭明言其燭於物者焄蒿言其達於上者悽愴言其感於情者言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而獨言因物之精制為之極者莫非物也雖神之著亦可謂之物鬼者盡人道者也神者盡天道者也天人之道黔首之則故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唯鬼神有以為之則故百衆畏其威萬民服其德言衆者不特民而已言民則無知矣故屬之以服其德

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言聖人制宗廟祭祀之禮以教民故衆民由此服從而聽之速也長樂劉氏曰所以別其親疏者立祖禰之名也所以辨其遠邇者定宗祧之數也教民尊祖以時祭之故曰反古也教民親禰以禮敬之故曰復始也不忘其所由生者其謂此乎衆之服行聖人之德教而祀其先也速於置郵而傳命者各親其親出於天性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如字事燔燎羶如字薌見澗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見間二字合為覸以俠甒武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二端謂氣者神之盛䰟者鬼之盛也二禮謂朝踐之
禮與饋熟之禮也朝事謂祭之日早朝所行之事也
燔燎羶薌謂取膟膋燎於爐炭使羶薌之氣上騰也
見讀為覸雜也以蕭蒿雜膟膋而燒之故曰覸以蕭
光光者煙上則有照映之光采也此是報氣之禮所
以教民反古復始也至饋熟之時則以黍稷為薦而
羞進肝肺首心四者之饌焉見間即覸字誤分也俠
甒兩甒也當此薦與羞而雜以兩甒醴酒故曰覸以

侠甒也加以鬰鬯者䰟降在地用鬰鬯之酒以灌地本在祭初而言於薦羞之下者謂非獨薦羞二者為報䰟初加鬰鬯亦是報䰟也此言報䰟之禮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饋熟之時以酬酢為禮祭之酒食徧及上下情義無間所以為禮之極至也嚴陵方氏曰二端既立謂立鬼神之名也報以二禮謂報氣報䰟之禮也建言立其禮設言陳其物羶天産之臭也薌地産之臭也染蕭以脾膋故有羶合蕭以黍稷故有薌燔燎羶薌則蕭與脾膋黍稷并合而見矣故曰見以蕭光凡此皆以臭為主臭為陽故曰以報氣也氣以陽生而有所始故曰教衆反始也甒蓋瓦器有兩甒故曰侠即

司尊彝所謂閒祀用大尊是矣言瓦甒之大尊則鬱鬯之為虎彝可知不及時祭則舉大以該小爾以諸物見于夾甒之閒故曰閒以俠甒又副之以鬱鬯之彝故曰加以鬱鬯宗廟之祭灌而後獻此於鬯言加者以尊尊而彝卑故也凡此皆以味為主而味為陰故曰以報魄也陰聚而有所愛故曰教民相愛至於祭畢而燕酒食徧及於上下其情義之篤無以復加此所以為上下用情而為禮之極至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為藉在亦反千畝冕而朱紘宏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洛齊咨

盛成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藉藉田也紘冠冕之繫所以為固也先古先祖也於是乎取之言皆於此藉田中取之也

嚴陵方氏曰敬欲有所至故曰致情欲有所愛故曰發力之用欲無遺故曰竭事之來欲無拒故曰從致敬發情於內故能竭力從事於外凡此則所以報其親不敢弗盡故也如上所言報氣報魄皆報親之事也盡謂內盡志外盡物也又曰藉即藉田也月令所謂躬耕帝藉是矣耕必冕服則所以敬其事也躬秉則所以躬耕也天地則指天子言之山川社稷先古則兼諸侯言之以後之所事故曰先以今之所承故曰古醴足以為禮酪足以為酸以天子諸侯之尊而躬為之故曰敬之至○毗陵慕容氏曰慎終追遠君子之所以致其孝身致其誠信不

敢弗盡所以致其厚之道也有天下有一國可以取安佚可以役民力而必躬秉耒者以為祭不自致非所以事神明以此率民而民孝敬矣王畿千里而藉亦千畝封疆百里而為藉亦百畝首服莫尊於冕而冕以躬耕貴而自致莫勤於用力而躬秉耒凡此皆自盡之道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周禮牧人掌牧六

牲牛馬羊豕犬雞也然後養之謂在滌三月也皮弁素積見前

嚴陵方氏曰自養獸之官而下所云即牧人阜蕃其物之時也自君名牛而下所云即充人繫于牢之時也繫于牢則芻之三月而已故朔望巡之阜蕃其物則不止三月也故歲時朝之以其純而不雜故謂之犧以其完而無傷故謂之牷犧言其色也牷言其體也犧牷所以為祭之牲故曰犧牷祭牲也君名牛納而視之所謂展牲是也卜之吉然後養之所謂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也未卜止謂之牛既卜乃謂之牲召之則未卜故曰牛巡之則卜之矣故曰牲齋戒沐浴者臣見君之禮也臣以見君之禮而朝之所以致其敬也皮弁素積者君視朝之服也君以視朝之服而巡之所以極其辨也先王父天母地則以子道自處焉推而及於山川社稷亦由是也故凡所以事鬼神之道皆稱孝焉論語曰菲飲食而

致孝乎鬼神歲時謂比歲比時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欣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上聲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嗣之

公桑公家之桑也蠶室養蠶之室也近川便於浴種也棘牆置棘於牆上也外閉戶扇在外而閉則向內也大昕之朝季春朔之旦也三宮在天子則謂三夫

人在諸侯之夫人則立三宮半后之六宮也桑采桑
也厎乾也蠶惡濕故葉乾乃以食也○方氏曰厎至
也風至則乾矣
歲既單丹矣世婦卒蠶奉上聲繭古典反以示于君遂獻繭
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平聲遂副褘揮而受之
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如字用此與
單盡也副之為言覆也婦人首飾所以覆首者褘褘
衣也禮之禮待獻繭之婦人也率舊讀為類今如字

方氏曰三月之盡非歲單之時然蠶成之時也自去歲蠶成之後迄今歲蠶成之時期歲矣故謂之歲單若孟夏稱麥秋者亦此之意 延平周氏曰蠶與繅婦功也以婦功而責於夫人世婦則無不可者而必用卜以擇其夫人世婦之吉者蓋先王以為躬桑所以為祭服而又將以勸於天下則不可不決於神明者也示於君告其功之成也獻繭不於君而於夫人者別內事也夫人受之以副褘所以敬其將為祭服也禮之以少牢所以勞其還也○長樂陳氏曰躬桑不過物衣而受繭必以副褘者重繭之成也

及良日夫人繅蘇刀反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

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良日吉日也三盆手者置繭於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振出其緒故云三盆手也○方氏曰夫人之繅止於三盆猶天子之耕止於三推毗陵慕容氏曰夫躬耕親蠶一則以教民致力於農桑而豐衣食之原一則以為齊盛祭服而盡事神之敬故先王以所事者教民故民之聽命也速以所率民者奉神故神饗之也易夫民神之主也成民然後可以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耕以足食蠶以足衣生民之道於是乎在所以成民而致其和莫先於斯二者故齊盛

以告冕服以祀而成民之道盡焉故可以陳信於鬼神若夫民則棄本飢寒是憂和氣不應災害日至則是矯舉以祭雖潔齊豐盛致美乎冕服神亦弗饗矣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慈諒良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

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說見樂記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上聲)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去聲)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大孝尊親嚴父配天也公明儀曾子弟子 馬氏曰先意所以開其非承志所以成其美此所以諭父母於道○西山真氏曰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父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父母之心爲心者不能諭者開說曉譬之謂爲人子者平時能以

理則悅其親置之無過之地猶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親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故君子猶難之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去聲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

承上文弗辱與養而言此五者皆足以辱親故曰烖及於親延平周氏曰居處莊禮也事君忠涖官敬義也朋友信信也戰陳勇強也凡此五者皆遂

則裁不及其身裁不及身則是不及其親蓋吾之身即父母之身也居處莊者慎其獨者也能慎其獨故以之在上則事君忠涖官敬以之在下則友信戰陳者非君子之先務故其序如此

亨烹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去聲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去聲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

刑自反此作

願猶羡也稱願稱揚羡慕也然猶而也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衆之本教曰孝亦此意言孝為教衆之本也其行曰養行猶用也言用之於奉養之間也安為難者謂非勉强矯拂之敬也卒為難者謂不待終父母之身孝子亦自終其身也能終即說上文卒字仁者仁此者也以下凡七此字皆指孝而言也

嚴陵方氏曰亨言天產故其臭為羶執言地產故其臭為薌嘗言否而後薦之是孝之一

端而已稱者口稱其所爲願者志願其如此此則子之之詞也幸哉有子如此言其有子如此乃父母之幸也孝者蓋子道而已人言如此故曰所謂孝也已已則言其蓋於此也教亦多術矣將爲之本者孝也故曰衆之本教曰孝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正謂是矣論語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别乎故曰敬爲難揚子曰孝莫大於寧親故曰安爲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故曰卒爲難哀公問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成其親之名也已故曰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已夫孝既爲德之本故仁非仁於孝不足以爲仁之德禮非履於孝不足以爲禮之德以至義也信也强也亦若此而已○石林葉氏曰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蓋誠身則能有得乎親是在我者也故爲人道唯有

義誠身未能順親是非在我者也故為子道唯有命以舜為聖人猶以瞽瞍厎豫為難則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君子亦不謂性也莊慎忠信哭不及其親所謂能敬也不能安之則無以安其親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所謂能安也不能卒之則無以盡大事慎終追遠所謂能卒之也一人之身物所為備其先得者愛親此孝所以為本也故仁以仁之則曰仁此者也禮以體之則曰履此者也義有理則曰宜此者也信不欺則曰信此者也强者不息則曰强此者也五者備矣强而不變已忘其倦則樂矣樂所以順此而生者也小人反是則入於刑刑由於反此而作也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字如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上聲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

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溥舊讀爲敷今如字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方氏曰置者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施言其出無窮推言其進不已放與孟子放乎四海之放同準言人以是爲準

石林葉氏曰塞乎天地所謂窮高厚也横乎四海所謂極深遠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所謂悠久無疆也○山陰陸氏曰夫孝出於同然故推而放諸四海如此即有不準是背類反倫者也○慶源輔氏曰曾子推言孝之爲道至此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是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短音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上言仁者仁此者也此二者亦為惡其不仁故言非孝曾子又引夫子之言以為證嚴陵方氏曰王制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所謂樹木以時伐也又曰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所謂禽獸以時殺也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去聲備物可謂不

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此其下能養之事也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此其次弗辱之事也匱乏也博施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也備物謂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匱矣此即大

孝尊親之事也慶源輔氏曰孝子之心兢兢業業無一息或違無一物不體豈有非時害理之事博施則用勞不足言矣備物則用力不足言矣此聖人達孝之事也喜故不忘懼故無怨柔行巽入期父母之順於理而不期父母之從乎我至於此則其誠至矣○廬陵胡氏曰用力所謂竭力耕田共為子職也懼而無怨孟子言舜怨慕何也曰小弁親之過大者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舜之怨慕孝也不逆所謂又敬不違父母既没雖貧困猶不服惡人物以化親然則孟子之受樂可以祀與曰其交也以道君子受之矣受之而以祀可也然孝子之心有所不安故必仁者之粟為孝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上聲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

子曰夫子之足瘳抽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跬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

毋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無人為大言無如人最為大也天地之性人為貴也道正路也徑捷出邪徑也游徒涉也惡言不出於口己不以惡言加人也忿言不反於身則人自不以忿言復我也如此則不辱身不羞親矣

長樂劉氏曰樂正子春可謂能改過者也失之於初而戒之於終焉唯人之身氣以體全德以性全者也體具而弗傷則氣無不全者也性存而弗拂則德無不備者也非禮不視聽言動不曰內全其德性而外全其氣體之道歟是可謂之弗

忘其父母者也然則舍坦塗以由徑緣舟波以游淵不慎其言不羞其辱者小人之事豈足以孝其親〇嚴陵方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者生養乎天地之間者人道最為大孝經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泰誓言惟人萬物之靈蓋大以言其道貴以言其性靈以言其德互相明耳父母全而生之謂生其形也子全而歸之謂歸於土也不虧其體所以全其形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故曰可謂全矣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動止之間也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語默之際也道大而徑小故道而不徑舟安而游危故舟而不游則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故也殆亦危也惡言不出於口者已之言也忿言不反於身者人之言也唯已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也以忿言不反於身故不辱其身而身者親之枝也不辱其身故不羞其親〇馬氏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所以不虧其體立身

揚名於後世所以不辱其身昔曾子啟手足之際然後釋淵冰之懼樂正子春門人也安得而不憂乎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劉氏曰大舜貴以德化民有天下如不與而民化之幾於不知爵之為貴乎故禹承之以爵為貴而使民知貴貴之道也然貴爵之弊其終也在上者過於亢而澤不及下故湯承之以務富其民為貴然富民之

弊終也民各私其財而不知親親之道故武王承之以親親爲貴所謂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是也四代之治隨時救弊所貴雖不同而尚齒則同也未有遺年齒而不尚者齒居天下之達尊久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尊高年次於事親也然四者之所貴亦四代之所同記者但主自古尚齒爲言耳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嚴陵方氏曰四代之所貴不同由救弊之政異也貴貴德之弊有至於忘君故夏后氏救之以貴爵蓋爵所以明貴賤故也貴爵之弊有至於忘功故殷人救之以貴富蓋富者所以務富其民也三者

之弊有至於忘親故周人救之以貴親至於尚齒則未嘗易者以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萬世而無弊故也○慶源輔氏曰有德者必有爵有爵者必有富此虞夏殷之所貴如此至於周則又厚親以反本焉此其世變使然聖人因時定制有不得不然者也若夫年齒之尚行乎萬世而不可變者蓋敬老慈幼人之性也四代之王不失其性而已即四王之事而反求諸一心則知年之果不可遺次乎事親之義明矣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古者視朝之禮君臣皆立七十杖於朝據杖而立也

君問則席謂君若有問則為之布席於堂而使之坐也不俟朝謂見君而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即其家也

嚴陵方氏曰爵同故以齒為上爾爵異則以爵為上也孟子曰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孟朝廷雖以爵為上然未嘗廢齒此所言者是也鄉黨雖以齒為上然亦未嘗廢爵則後言三命而不齒者是也要之朝廷以爵為主鄉黨以齒為主故孟子以為莫如也就謂就其家而不敢召也凡此皆朝廷禮敬之事故曰弟達乎朝廷矣

行肩而不併〈步頂反〉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避〉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此言少者與長者同行之禮併並也肩而不併謂少者不可以肩齊並長者之肩當差退在後也不錯則隨謂此長者若是凡之輩則為鴈行之差錯稍偏而後之若是父之輩則直隨從其後矣車徒辟言或乘車或徒行皆當避之也任所負戴之物也不以任行道路即孟子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嚴陵方氏曰車以言其貴徒以言其賤言凡老者則貴賤無不避也班白者不以任行道路所謂班白者不提挈也凡此皆道路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道路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遺棄也○鄭氏曰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 嚴陵方氏曰若耆耋艾耄之類所謂老若鰥寡孤獨之類所謂窮不遺謂養之有政也強弱以力言衆寡以數言凡此皆州巷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州巷○石林葉氏曰先之則不錯不錯則隨敬之則車徒避愛之則斑白不以任此弟所以達乎道路強以力言衆以人言老而窮者猶所不棄則寡弱者固不患於無告此弟所以達乎州巷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蒐

狩矣

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君田獵則起其民為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故不供此役也須猶分也隆猶多也田畢分禽則長者受賜多於少者春獵為搜冬獵為狩舉此則夏秋可知

軍旅什五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五人為伍二伍為什石林葉氏曰軍旅什伍所致者勇而爵同者猶尚以齒所謂軍旅有禮則武功成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上聲乎蒐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自朝廷至軍旅其人可謂衆矣然皆以通達孝弟之義死於孝弟而不敢干犯也嚴陵方氏曰先朝廷而後道路自内而之外也

先道路而後州巷行乎大又盡乎小也蒐狩軍旅則又以有事之時言之朝廷者政之所出故言修道路者人之所由故言行州巷則委曲而有所盡故曰至蒐狩則馳騁而有所從故曰放軍旅則嚴飭而有所治故曰修合而言之皆所以達之而已衆死乎孝弟之義而弗敢犯之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嗣三老五更於大泰

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耤所以教諸侯之養去聲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西學西郊之學周之小學也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方氏曰先賢則樂祖是也西學則瞽宗是也樂祖有道德者故曰教諸侯之德耕耤所以事神致養之道故曰教諸侯之養朝覲所以尊天子故曰教諸侯之臣樂記先朝覲而後耕耤者武王初有天

下君臣之分辨之不可不早也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於教宜必諄諄而命之也哉蓋行禮於此而人得於彼而不知者乃教之至也故五者天下之大教而其所以為教者如此而已矣五者以德為主養者孝之屬臣者弟之屬故其序如此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以刃反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袒而割牲者袒衣而割制牲體為俎實也饋進食也酳食畢而以酒虛口也總干總持干盾以立於舞位

也鄉里有齒言人皆知長少之序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泰子齒

四學虞夏殷周四代之學也大子齒謂大子與同學者序長幼之位不以貴加人也嚴陵方氏曰由大學求者言教化之原出自大學也四學謂周設四代之學即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是矣

天子巡守去聲諸侯待於竟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應氏曰彼向東此向西彼西行此趨東是相違而不相值然必駐行及迂謁而見之不敢超越徑過也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

方氏曰一命齒於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知再命齒於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而齒之矣則鄉里又可

知矣此特貴貴之義耳至於老老之仁又不可得而廢焉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先謂鄉飲之席待七十者先入而後入也君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豈族之三命得以先之乎五州為鄉五鄰為里於遠舉鄉則近至於五比之閭可知於近舉里則遠達於五縣之遂可知六鄉六遂足以互見也此言族周官所謂父族也蓋有天下者謂之王族有國者謂之公族有家者則謂之官族以傳世言之則曰世族以主祭言

之則言宗族石林葉氏曰三命不齒貴貴也七十者不敢先長長也先王之道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成諸宗廟言於宗廟中命之也詳在祭統十倫章嚴陵方氏曰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於人之所欲而能推原於彼此善所以日進於人之所惡而能自反於此此惡所以日消古之君子能全其德用此道而已天子受命於天者也故有善則讓德於天諸侯

受命於天子者也故有善則歸諸天子卿大夫受命於諸侯者也故有善則薦於諸侯士庶人既卑且賤故有善焉内則本諸父母外則存諸長老而已祿則施之及賤爵則制之以貴慶所以爲禮賞所以爲利成諸宗廟者謂必即諸宗廟中然後得以成其事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其曰所以示順則示順之義盡於此矣○延平周氏曰天子有善讓於天則諸侯有善歸諸天子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則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有是天子諸侯則士庶人有善所以本諸父母存諸長老蓋上之人不有於我故其化然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

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教不伐以尊賢也

方氏曰明吉凶之象者莫如易示吉凶之象者莫如龜南則明而有所示之方也故易抱龜南面焉天子北面則以臣禮自處而致其尊也南面内也北面外也自外至内謂之進故曰進斷其志○應氏曰易書也抱龜者人也不曰掌易之人而直以爲易者蓋明以示天下者易也易之道不可屈故不於北而於南明此以北面者臣也臣之位不可踰故不曰人而曰

易蓋有深意焉○石梁王氏曰此說卜者之位與儀禮不合亦近於張大之辭○劉氏曰易代天地鬼神以吉凶告天子故南面如祭祀之尸代神之尊也天子北面問卜以斷其志蓋尊天事神之禮也嚴陵方氏曰陰陽天地莫不有情必待聖人建之然後能有所立焉然易無體也體之於言則其書謂之易體之於人則其官謂之易故曰立以為易明吉凶之象者莫如易示吉凶之象者莫如龜有自知之明而又有知人之知則其事固可以無疑矣然猶斷之以龜者以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也前言建陰陽天地之情而後止言尊天者蓋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道則出於天而已故後言尊天以該之稱已之過所以教不伐稱人之善

所以教尊賢伐與矜伐之伐同字有其善而矜之衹所以自傷其善故也○延平周氏曰聖人無非事亦無非教以天子之尊卷冕北面而聽於卜非將斷其一時之事而已又將示人之不敢專而且以尊乎天也○石林葉氏曰陰陽天地之情不可見其可見者易與龜也故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則象而易則數也斷其志則謀於已進而詔以吉凶則謀於鬼神而天道所以尊也過者人所畏善稱人則能尊人過稱已則能畀已非有志於仁者不能及之此其教不伐以尊賢也伐者自有其善以害於已則不足以為賢所稱焉之賢亦曰不矜不伐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顔色必温行必恐如懼不及愛

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詘（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静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如字）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去聲）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息井反）之孝子之志也

慤善不違身周旋升降無非敬也耳目不違心所聞所見不得以亂其心之所存也結者不可解之意術與述同述省猶循省也謂每事思省○方氏曰於其來也如懼不及愛然及既來也又如語而未之然於

其往也如將弗見然及既往也又如將復入然則是

孝子之思其親無物足以慊其心無時可以絕其念

如懼不及愛然即前經所謂致愛則存是矣如語而

而未之然即所謂如親聽命是已如將弗見然即所

謂如將失之是矣如將復入然即所謂又從而思之

是矣愛者愛其親也懼不及愛者懼愛親之心有所

未至也語者親之語也語而未之然如親欲有所語

而未發也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內遂遂言思親之

心達乎外祭後猶如此者以其如將復入故也石林葉氏曰顏色溫者有愉色也容貌溫者有婉容也界靜以正者有深思也故有愉色則若將及之故行必恐有婉容則若將聽之故身必詘有深思則若將見之故立必正陶陶者其氣和也遂遂者其志得也愨善於內而言不違身者以其有應於外耳目在外而言不違心者以其有主於內內外定而後為愛觀之至此其序所以與前相反也謹是三者而固守之則曰結發是三者於色則曰形發於是三者不失其行則曰術此先王所謂孝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方氏曰神無方也無方則無位所謂神位者亦人位

之耳故以建言之建之斯有矣王氏謂右陰也地道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所鄉亦不死其親之意

長樂陳氏曰周官小宗伯禮記祭義皆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蓋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陰故社稷皆北鄉陽故宗廟皆南鄉君祭社南鄉於北墉下而薦社亦北墉則社稷北鄉可知廟所以象王之朝而朝必南面則廟皆南鄉可知廟皆南鄉而昭南面穆北面者禘祫之位也

禮記大全卷二十二